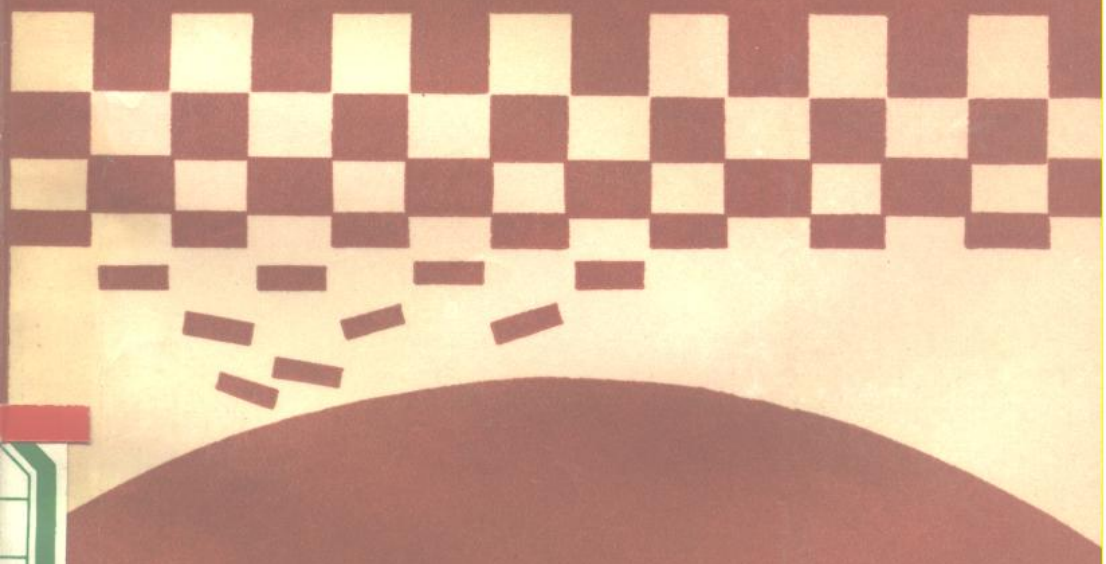


哲学基本概念 的演变

敬永和 刘贤奇 王德生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哲学基本概念的演变

敬永和 刘贤奇 王德生

主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哲学基本概念的演变

敬永和 刘贤奇 王德生 主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2.5印张 插页4 527,000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65册

统一书号：2091·99 定价：4.70元

前 言

《哲学基本概念的演变》一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作历史性考察的一部学术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优秀成果的继承与发扬，它的基本概念都有其历史的渊源。本书试图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与以往的哲学概念和哲学思想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揭示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它在哲学史上实现的革命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形成后，不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也将“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改变自己的形式”。当今世界，以电子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遗传）工程、为主要标志的世界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必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巨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是要求我们概括自己时代中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使其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推向更新、更高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涉及到的哲学概念很多，本书所考察的只是其中部分主要的基本概念。

本书主编：敬永和、刘贤奇、王德生。参加本书的作者（按条目顺序）有：王德生、孙立人、周国昌、陈永明、毕志国、陈刚度、金光俊、杨玉、刘贤奇、陆汉明、张树义、周宝余、杨丕善、王百川、王放、敬永和、范为新、丁维陵。在本

书编写的开始阶段，吴棋同志也做过一些工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吉林省哲学学会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致以真挚的谢意。

由于作者的理论水平和资料所限，本书不免挂一漏万，缺点、错误不可避免，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85年7月



目 录

一、哲 学.....	(1)
二、物 质.....	(19)
三、意 识.....	(47)
四、运 动.....	(66)
五、空 间.....	(90)
六、时 间.....	(110)
七、有限和无限.....	(128)
八、辩证法.....	(143)
九、形而上学.....	(165)
十、矛 盾.....	(182)
十一、同一性和斗争性.....	(201)
十二、个别和一般.....	(217)
十三、量变和质变.....	(239)
十四、肯定和否定.....	(273)
十五、本质和现象.....	(297)
十六、原因和结果.....	(314)
十七、必然性和偶然性.....	(330)
十八、可能性和现实性.....	(346)
十九、内容和形式.....	(362)
二十、反映论.....	(381)
二十一、先验论.....	(405)
二十二、实 践.....	(424)
二十三、感性和理性.....	(450)

二十四、真 理·····	(469)
二十五、自由和必然·····	(509)
二十六、唯物主义历史观·····	(527)
二十七、唯心主义历史观·····	(555)
二十八、社会存在·····	(571)
二十九、社会意识·····	(584)
三 十、社会基本矛盾·····	(603)
三十一、生产力·····	(616)
三十二、生产关系·····	(631)
三十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651)
三十四、阶级和阶级斗争·····	(677)
三十五、国 家·····	(697)

一、哲 学

“哲学”这个名词并不是我国原来就有的，它是由日本明治时代的哲学家西周在1862年从英语译成汉语的。英语中哲学一词又是从古希腊文中译过来的。在古希腊文里，哲学这个词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音译为索菲亚，意译为智慧或知识；另一部分音译为菲罗，意译为爱，合起来就是爱智慧或爱知识。在汉语中“哲”字释为“智慧”、“聪明”、“贤明”，含有通晓事理之意，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哲学家就是爱智慧者。日本哲学家西周正是依据汉字的含义，经过反复斟酌和推敲，把它译为“哲学”的。由于他译的意义明确，表达精确，很快为我国和使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所采用。

古代人之所以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是为了把哲学同原始神话的幻想意识区别开来，说明哲学是寻求对自然作出合于理性解释的学问。应当说，任何一门学问都向人们提供世界的某种知识，给人以某种智慧。哲学是有关整个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性的智慧，它是从各门具体科学中提炼出来的精华，所以，它总是处于知识阶梯的最高层次，因而也向来被称为“最高智慧”。这就决定，哲学的发展变化是受生产和具体科学发展状况制约着。此外，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还要随着人们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哲学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历史地变化着的。随着生产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和社会关系的变

化，哲学的对象必然要作某些调整，从形式到内容，都将发生变化，这也是哲学逐步走上科学的过程。

大约在公元前七至六世纪，随着古希腊奴隶占有制的出现，古希腊哲学也就产生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人们虽然掌握了某些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其他方面的知识，但这些知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科学部门，因此哲学和具体科学尚未分化，具体科学知识都作为哲学的组成部分，哲学则表现为“知识总汇”的形式。当时的哲学著作往往以《论自然》、《论宇宙》的名称出现，哲学家也同时是自然科学家，就是这种情况的表现。

在“知识总汇”的前提下，古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自然界万物的“本原”，即所谓“本体”问题，这是贯穿于古希腊哲学中的核心问题。所谓本原、本体就是指万物都由它构成，最初由它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的东西。由于当时自然科学知识极为贫乏、粗浅，要回答万物本原问题，哲学就免不了具有笼统直观的特点和带有猜测的性质，阶级（集团之间的）斗争，又必然使这个问题的回答，形成路线上的分歧。

工商业奴隶主民主派的哲学家，都把某种自然物视为万物的本原。泰勒斯说本原是水；阿那克西美尼说本原是气；赫拉克利特说本原是火。阿那克西曼德感到用哪一种特定的物质元素去解释万物的生成都有困难，他提出一个“无限”，不过，他说这仍然是一种物质的元素，只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物质，所以叫“无限”；德谟克利特认为，用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无限”来说明万物也是不可能的，他又设想一种不可分割的最小微粒原子是万物的本原。这些哲学家都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并把某种自然物作为万物的本原，因此这种哲学叫“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对本体的解释虽然是直观的、幼稚的，但从本

质上看是唯物主义的。

贵族奴隶主的哲学家们则把某种精神作为世界的本原，这是最初的唯心主义。巴门尼德提出了存在统一于思维的命题。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原。他把世界劈成两个：一个在地上，由具体实物构成。是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叫“可见世界”；另一个在天上，由纯粹“理念”构成的，叫“可知世界”。这两个世界是“摹本”和“原本”的关系。他认为“感性事物都是按理念来命名的”，“是靠‘分有’理念”而来的，是“理念”的“影子”。例如，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美的形象，善的行为，大的和小的状态都不过是美的、善的、大的和小的“理念”的体现。他说：“如果在美本身以外还有其他美的东西，这东西之所以美，就只能是因为它分有了美本身。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也是大使大的东西大，使大些的东西大些，是小使小些的东西小些”（《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2、73页）。他说：“一种人是喜欢听悦耳的声音，喜欢看悦目的颜色”，只了解感性事物，不懂得这些事物的“真实本体”，“我们把他们称为‘爱意见者’，而不称为‘爱智者’”，而把“那些一心一意思考事物本质的人称为哲学家”（同上，第90页）。

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古希腊哲学中，除了研究世界本原这个核心问题外，也逐渐注重对伦理学和国家学说的研究。苏格拉底“所关心的不是自然，而是人事”，“专门研究各种伦理方面的品德”，“愿意不时地讲讲与人类有关的事情，研究研究什么是虔诚的，什么是不虔诚的；什么是适宜的，什么是不适宜的；什么是公道的，什么是不公道的；什么是明智的，什么是不明智的；什么是刚毅的，什么是怯懦的；什么是治国之本，什么是一个善于治人者之品质；以及其他的题目。”（同上，第60、58、61

页)对于这些问题,不同派别的哲学则有不同的回答。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关于国家的学说,则成了哲学家们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德谟克利特认为:“在民主国家里受穷,胜于在专制国家里享福”,“正如自由胜于奴役一样。”(同上,第53页)主张对仇视民主制国家的贵族派,要像对待“毒蛇猛兽”一样,用法律来严惩他们的复辟活动,这样做就是实现了“美德”和“正义”。柏拉图则鼓吹恢复贵族奴隶主的专制统治。他宣扬神分别用金、银、铜、铁创造了三个等级的人:贵族是上等人,是当然的统治者;武士是中等人,是国家的当然的保卫者;农民和手工者是末等人,只能是国家的劳动者和供养者。至于奴隶,柏拉图根本不把他们当人待,所以不包括在人里。他认为“这三个阶级在国家里面各做各的事而不互相干扰的时候,便是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一个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30页)。公元前五——四世纪,适应社会政治领域的斗争日益激化的需要,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传授修辞学和辩论术等知识和技能为职业的“智者”,他们侧重于研究逻辑学和辩论术。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力图将许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去,把哲学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的人,他虽然还没有摆脱哲学是知识总汇的形式,但总的看来,毕竟把哲学同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做了初步的区分,把哲学的内容和性质,大体描绘出来了。

他认为,哲学就是“爱好智慧”,“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19页)。从这种认识出发,他把学术分为:(一)理论;(二)实用;(三)生产,共三类。理论学术包括:(甲)物理学、(乙)数学、

（丙）哲学。实用之学包括政治、经济、伦理等。生产之学包括各种技艺，如建筑、医院、体育、音乐、雕塑、图画以及缝衣制鞋等。在这些学术分类中，一方面，他从理论学术同实用、生产学术的区别角度，认为理论学术中的物理学和数学，都是追求智慧，求知的，而不是实用和生产的学术，因此也是哲学的组成部分。他说：“研究那些在数学上称为公理的真理，和研究实体，究竟是一门科学的工作，还是两门科学的工作。很明显，研究这两种东西是一门科学的工作，这就是哲学家的工作”，“物理学也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自然哲学”（同上，第120、121页）。由此看来，从广义上来说，他认为哲学就是他所说的包括物理学和数学在内的理论学术。另一方面，他又把理论学术中的哲学同物理学和数学区别开来。他认为，数学、物理学虽然是智慧，但还不是最高智慧，只有哲学才是最高智慧，第一学术。他说：“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这门学问与所谓特殊科学不同，因为那些科学没有一个是一般地讨论‘有’本身的。它们各自割取‘有’的一部分，研究这部分的属性；例如数理科学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现在既然是在寻求本原和最初的原因，那就很明显，一定有个东西凭本性具有那些原因。”“哲学就必须掌握各种实体的各种本原和原因”，他把这种哲学叫做“第一哲学”（同上，第122、124页）。根据历史记载，后来编纂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人，将他写的关于自然事物的那一部分著作编在一起，定名为《物理学》，又将他写的讨论比较抽象的东西的著作编在一起，摆在《物理学》的后面，无以名之，就将它叫做《在物理学以后》。我国的《周易·系辞上》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意思是说：具体的、有形的事物是物质性的东西；而超于有形的物质之上的，

则是抽象的道。所以将希腊文的“物理学之后”一词译为“形而上学”。这里的“形而上学”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简单地说也就是“哲学”，并不是后来演化为与辩证法相对立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摆脱哲学是知识总汇的形式，但他已经明确地把哲学同应用科学区别开来，并在实质上把哲学同理论的自然科学（物理学、数学等）区别开来：哲学研究“有”即“存在”的本身、全体和各种实体的本原、原因；具体科学则研究“存在”的部分和具体表现。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定义和我们今天对哲学的定义（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认识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进行比较，是不是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到：哲学是研究一般的整体的东西，但还没有认识到规律的问题。他对哲学的这种看法，是对先前时代认识的总结和提高，对后来人们对哲学的认识又有重大的影响，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

在西欧中世纪，教会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最强大力量，基督教神学是独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教会的教条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法学、自然科学、哲学等全部内容都得符合教会的学说。当时的哲学是在教会学院中讲授的基督教哲学，故称“经院哲学”，经院哲学名为哲学，实为神学。经院哲学的研究对象，也首先是从本体论出发的，不过他们所说的本体并不在自然界中，而是在超自然的天国，是上帝。他们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存在”之名，行柏拉图的纯粹“理念”之实，并以上帝取代了纯粹“理念”，这样就把“存在”由自然转到了上帝那里。经院哲学的奠基人安瑟伦说：“圣主啊，我的上帝，你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只有你，只有你的存在，比其他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最为真实，并且有最高的存在性。”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2页)哲学就是用“理性去维护我们的信仰,以反对不信上帝的人”(黑格尔:《哲学讲演录》第3卷,第290页)。经院哲学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进一步说明了哲学和神学的关系。他说,除了哲学理论以外,为了拯救人类,必须有一种上帝启示的学问,哲学则是“人用智慧来讨论上帝的真理,也必须用上帝的启示来指导”(《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59页),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用理性去论证上帝,维护“圣经”和教会的信条。

经院哲学是为神学论证的工具,因此必然要重视逻辑问题的研究,逻辑学便成了这一时期哲学理论中的主要内容。经院哲学中的逻辑的基本来源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但不是真正的而是被歪曲了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他们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以设想、教义出发,搞三段式的纯概念游戏。为论证上帝的存在,他们搞了许多逻辑证明,其中最著名的是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和阿奎那的“宇宙论证明”。“本体论证明”是:我们心中有一个上帝的观念,它是一切完美性的总和;这样完美的东西决不可能仅仅存在于观念中,也必然存在于观念之外的存在物之中;因此,上帝是实存的。这种以设想为前提推论出上帝的存在,是极为荒谬的。阿奎那不满意安瑟伦那种易于被人识破的“先天的证明”,提出一系列所谓“后天的证明”,即“宇宙论证明”。他是从自然开始,推导出上帝的存在。他的公式是:万物的存在都有其原因,而这些原因本身又有其原因,依此类推,最后终会有一个本身不需要原因的原因,这个“第一原因”、“终极原因”不是别的,只能是富有最高智慧的上帝。这样就不仅论证了上帝的存在,而且推论出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

关于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问题,经院哲学基本上沿用了,

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思辨哲学按照远离物质和运动的程度划分为不同的学科。”①“物理学，又名自然学”；②“数学”；③神学，或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其所以称为神学，是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上帝。它也称为形而上学，意思是超过了物理学，因为我们在物理学之后遇到这个研究对象，我们是必须从感性事物前进到非感性事物的。它又称为‘第一哲学’，因为其他的科学都从它取得自己的原则，都跟从它。……除了上述三门外，并没有什么第四门的哲学。”（同上，第266——267页）他们把物理学、数学都包括在哲学之内，表明了他们仍然认为哲学带有知识总汇的性质，但又把“形而上学”称为第一哲学，又说明把哲学同物理学、数学区分开来。

十六——十八世纪的欧洲，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哲学面临的任务是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前导，促进科学的发展。为此，必须把神学弄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并加强哲学的适用性。这就决定这个时期的哲学在着重研究本体论的同时，把认识论的研究也提到了重要的地位。

当时的哲学家提出“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认识自然”的口号，于是又回到了古代的提法。笛卡儿说：“哲学一词表示关于智慧的研究”（《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序言），这个提法显然和古代的提法没有区别。霍布斯说：“哲学的任务乃是从物体的产生求知物体的特性，或者从物体的特性求知物体的产生，……因此哲学排除神学”（《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85—386页）。这表明哲学必须否定神学，同古代一样去研究客观事物。但不是简单地回到了古代。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申明：“我们主要从希腊人那里得来的那种

智慧，只不过像知识的童年，具有着儿童的特性：它能够谈论，但是不能生育；因为它充满着争辩，却没有实效。……一碰到特殊的事物，即生育部分，需要结出果实，产生成果时，就引起争执，吵吵闹闹，辩论不休了。”（同上，第340页）近代的历史条件和科学状况与古代已经大不相同，历史和科学的发展向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哲学虽然仍被称作“智慧”，但它的实际内容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笛卡儿说：“哲学一词表示关于智慧的研究，至于智慧，则不仅指处理事情的机智，也兼指一个人在立行、卫生和艺术的发现方面所应有的完备的知识而言。”（《哲学原理序言》）基于这种认识，他把人类的全部科学都算作哲学，他的哲学体系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形而上学，其中还包括逻辑学；第二部分是物理学和数学；第三部分是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伦理学研究人的本性、人的义务、国家和公民。他认为：“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科学就是干上生出来的枝。”（《哲学原理序言》）笛卡儿对哲学的这些看法，在这个阶段中具有典型意义，从中可以看出这个阶段哲学的特点。

他把全部知识都包含在哲学之内，哲学还带有知识总汇的性质，这一认识和古希腊的看法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它又和古代的认识具有明显的不同：首先，从哲学的内容来看，他不仅把物理学、数学等理论自然科学放在哲学之内，而且把医学、机械学等实用科学也放在哲学之内，并认为哲学还应研究人的义务、国家和公民。这就把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自然界扩展到社会生活。霍布斯就明确指出：“哲学的主要部分有两个。因为主要有两类物体，彼此很不相同，提供给探求物体的产生和特性的人们研究。其中一类是自然的作品，称为自然的物

体，另一类则称为国家，是由人们的意志和契约造成的。因此便产生出哲学的两部分，称为自然哲学与公民哲学。”（《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86页）；其次，从哲学的功能来看，笛卡儿把全部知识比喻为“一棵树”，说形而上学是“树根”，培根称它是“科学的伟大的母亲”，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是从纯哲学即形而上学这个“根”来的。这个比喻当然有本末倒置的味道，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这里强调了哲学对其他科学有重大作用，这又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从以上两点，即强调哲学内容的广泛性和哲学对科学的重大作用来看，他们都是强调哲学的实用性、对其他科学的实用价值，这就决定这个阶段的哲学在重视形而上学这个本体论研究的同时，也必然把认识论的研究做为一个重点。因为，仅仅把哲学限定为对事物的知识，并不提供求知的认识方法，哲学便不会充分发挥它的适用价值。笛卡儿把逻辑学视为纯哲学的一部分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历史事实来看，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把认识论的研究贯穿于这个阶段的始终，并集中解决认识的出发点和方法问题。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提出唯心论的唯理论，认为一切科学都是从理性中来的，而理性“只能来自于天赋的内在原则”。唯物主义哲学家在批判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对认识论则作出了重大贡献。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知识是存在的映象”的科学命题，主张认识必须“从感官原始知觉开始”（《新工具》，第106、22页），并用“实验”来补充感官的不足，“实验所决定的则接触到自然和事物本身”（《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7—18页）。他提出由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原则必须用归纳的方法，创造了归纳逻辑，补充了演绎推理即三段式。狄德罗总结了以往的成果，提出“我们有三种主要方法：对自然观察、